

說部叢書

第二集
第九十八編

豔情小說

愛兒小傳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



林

說



每集二角

小說月報出版以來。

蒙大雅不棄。風行

一時。其中短篇

標新領異。尤承

歡迎。茲特將一

年月報中短篇

餘種。彙刻成集

說林。以便愛

君之流覽。茶餘

極良好之消遣

陸續出

商務
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六日印刷。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十九日初版發行

(愛兒小傳一冊)

(每冊定價大洋肆角)

必究★

京 林	南 雲	昌 南	杭 州	分 館	天 龍	江 吉	重 慶	長 春	封 成	都 重	印 書	街 中	市 館	北 首	寶 山	路 昌	北 首	寶 山	路 昌	模 市	英 年
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	--------

梁 啟 超 著



歐洲戰役史論

定價 七角

前編 已出

梁任公先生文章之價值、舉國所共知、論史之文尤其特長、前此如意大利建國三傑等篇、讀者殆無不神飛肉躍、今茲戰役、因果糾紛、形勢詭異、非先生妙筆、孰能傳之、本館當戰事初起、即請先生編纂此書、幸承許可、而先生極鄭重其事、搜集材料、結構章法、幾經斟酌、致避囂郊外、竭全力以成之、本館敢信無論何人一讀此書、必不能釋卷、非終篇斷不肯休、蓋先生之文、本有一種魔力、此篇又其精心結撰之作、故趣味洋溢、感人極深、一讀是篇、則事勢瞭如指掌、洵為人人不可不閱之書、

卷首并有先生手寫詩一首。詩格之雄深。書法之適美。與本書可稱三傑。完全上海華商及各埠商務印書館均有發售



小說情

愛兒小傳

第一章

一千八百十四年四月間。法都巴黎。氣候異常寒冷。儼似暮冬。兼之陰雨連綿。直至五月初。風尤凜冽。人人相詫。以爲氣候之大變。孰知久霖之後。必有久晴。未及中旬。卽氣候轉和。天忽晴霽。空際雲翳。被風伯驅除殆盡。一種蔚藍之色。陳布太虛。晶瑩可愛之日光。暉映於華美之巴黎。百卉亦於斯時怒茁其芽。徧於籬籬草場間。其中尤以菓樹發育爲最速。倏已蓓蕾而花。迎風散馥。芳香襲人。不似前之枯幹橫陳。絕無生氣矣。野田溪澤間。亦有蓬勃之新氣象。呈於眼簾。似皆歡迎和藹之日光。故作此明媚富麗之態。以表其私忱也。

是時更有三可喜之事。茁生。卽龍巴卻姆潑春季賽馬之期已迫。若此時再陰寒。非特人人掃興。卽一般小販營生。將因以受無窮之困苦矣。五月十二號。乃

賽馬之第一日也。是日天氣清朗。風和日麗。似有意贊此盛舉。以助游人之興味者。而法人本喜動好嬉。出於根性。巴黎人尤甚。既逢此好機會。焉有不結隊出游。故卻姆潑與意里斯道上。幾途爲之塞。而一種笑語聲。怒罵聲。車行轆轤。與馬蹄得得聲。震盪耳鼓。耳脈幾爲之破。此大隊游人。皆徐向康谷達意里斯特里翁而走。其他通龍巴之大道。亦擁擠不相上下。可謂極一時之盛矣。

洶洶人潮。無分貴賤。均摩肩擊轂而行。歧路中之游人。尙蠶擁加入其間。擾擾攘攘。無復有秩序可言。憲兵警察。此時亦不敢出聲。皆反匿身於鋪戶及石柱之側。以防捲入此洶湧旋渦。大抵人數既衆。不易干涉也。且今日之賽馬。與往時不同。因久陰乍晴。適逢賽馬。故巴黎無論何人。皆欲參與此盛舉。以洩其久鬱之氣。是以上自王公。下至兆庶。莫不惠然而來。卽帶病之法皇。與富麗之皇后。亦御盛服。偕衛士輦玉輅。以與焉。更有可觀者。一般妙年女郎。爲種種之時世裝。似萬綠叢中點綴之玉蕊奇葩也。又今日賽馬。係英法兩國名馬比賽。遊戲中復寓有國家

思想。人人爭勝之念。必以寓目爲快也。

大衆旣出國門。路已漸廣。衆亦分隊而進。彷彿似急湍之流。其始奔行於山谷間。旣出谷口。則橫流四溢。入之巨浸。而水勢始殺。此洶洶之人潮。約略類之。斯時車若馬。均放轡絕駛。出沒於夾道之柳林間。人聲亦漸稀。祇有輪蹄聲。清越入耳。須臾已達龍巴大道。車馬漸集。均並轡齊驅。一時馬嘶人語。又作。其間之妙齡女郎。皆炫其姿首。故揚秋水。以鳴自得。此外徒步之游人。則追逐於車馬之後。亦步亦趨。於是復見擁擠。其黠者從別徑前往。而乘車躍駿者。亦間有取道僻徑。蓋巴黎城外。此類小徑甚多也。就中有一最僻之途。忽有衣裳楚楚之紳士。跨駿馬。向此徑前往。一著號衣廝僕。追逐於後。

同時亦有兩騎向此途而駛。一爲妙齡女郎。一爲法蘭西青年紳士。忽女郎發一種輕薄之音。謂其同伴曰。傑來。汝試觀前之騎瘦馬者。趑趄不前。必習於怠惰之英人也。

法紳答曰。寶憐。汝言誠不謬。汝見其人之冷面否。余謂英國多怪僻人。蓋濱海之國多霧。故其鬼臉多冷若冰霜。殆水土使然也。女郎忽又效傑來之聲。而怒叱此英人曰。去去。——傑氏聞之。大笑。然前行之英人。呢帽覆額。俯視馬鬃。彷彿若有所思。未聞二人譁浪之語也。閱者知此紳士爲誰。乃德意志男爵喬治阿溪。寶憐呼之爲英人誤也。雖然。男爵黃鬚碧眼。服式態度。均酷類阿並（英人）之子孫也。既而男爵行抵格倫特河渡口。羣騎自後突來。霎時卽出於男爵之前。於是男爵之馬。不復更耐。昂首跳躍數四。疾逐其後。陡將深入思鄉之男爵驚起。正擬勒韁。而目光若有所屬。放轡疾馳。一剎那間。已越過數騎。眼光觸處。面色頓異。兩目亦奕奕生光。注視大隊中之一騎。曾不少瞬。其雙頰亦陡現紅潮。精神百倍。不似前之頹靡不振矣。

其所注意者。爲羣騎中一妙齡嬌好之女郎。而此女郎似未覺有人追逐其後。未幾男爵之騎。已馳傍其右。二人眼光接觸。女郎之笑靨頓斂。急將跨下之阿拉伯

名駿勒止。豈知馬既出。性遏止不易。前蹄陡然並起。女郎幾自馬上仰翻而下。女郎後之少年。未及前救男爵。已將已馬一提。突至女側。伸其鉄腕。立綰起立之馬。使之就範。從容去帽作禮。不待驚愕失次之女郎言謝。卽揚鞭絕駛而去。

女郎左側有年事稍長之女士呼曰。愛兒。吾之愛。——何爲耶。——今汝之面色已轉。不似前之紅若瑰花矣。可憫之兒。汝何膽怯至此乎。言時返顧愛兒後之少年阿敦溪弗利氏。並遞以眼色。斯際其人方縱馬探身於前。注視女郎之面。細察愛兒之舉止。頗致惑於頃間素不相識之騎士。驟來救援。一種忿嫉之色。陳於面上。且自羞未曾爲力。恍若女郎向己之愛情。驟被他人所移。故置其姊之示意於不顧。陡作尖厲之聲而問曰。密斯何爲耶。——彼騎士慢汝耶。余當急以騎逐其後乎。請速以語我。

愛正驚懼纔定。注視援己之騎士。忽聞此言。乃徐轉其首。顫聲曰。胡云慢耶。是時密司阿皮奈加洛達不復可耐。叱其弟曰。汝何妄言若此。豈瘋耶。急轉身笑。

向愛兒曰。密司。恕其唐突之詞。諒彼以熱度極高之情潮。而生此嫉忿之詞也。語時。故擲其鞭於地。佯呼曰。鞭墜矣。阿敦趣爲吾拾之。

少年不得已。返轡拾鞭。向其姊怒視。作恨恨聲。自語曰。汝欲遣余去。而特設狡獪之計。余必誌之。

二女士乘隙縱馬疾馳。未幾。三人之距離已遙。阿皮奈女士笑向愛兒曰。請恕阿敦（少年之乳名）之鹵莽。汝當恕其情愛之狂熱過度。故作此不恭之態度也。

愛兒不答。阿皮奈乃續曰。余已設法遣彼離汝。可憫之阿敦。彼直爽人也。未解溫存。噫。密司。若俊眼中何盡是淚珠乎。愛兒斯時瞠目直視。不啻犯神經病者。一種似怨非怨。似怒非怒之態度。表現於外。秋水盈盈。不禁淚珠欲滴也。

阿皮奈覩此情形。亦深蹙雙蛾。欲於枯腸中索一語。以慰摯友。而竟不可得。祇見其可憐之態。幾使己之神經錯亂。不知以何種語言勸慰纔好。愛兒因受驚過度。失其常況。故亦未覺其契友之相憐也。久之。乃出其柔荑。徐下其面罩。以淚眼向

其契友呼曰。加洛達。（阿皮索字）其勒馬勿奔。余覺疲甚矣。於是加洛達如奉丹詔。卽將其馬韁勒止。柔聲進曰。可憫之兒。果胡以至是。請以語我。余必有以助汝。汝當知汝友。以極誠之誼。與若相交也。愛兒微點其首。似極感謝。然不能出一語以答之。

二人無語。並轡徐行。阿皮奈女士。則時而窺探其友之情狀。覺愛兒怯弱之嬌軀。不寒而時顫。不禁致疑於彼騎士。殆與愛兒爲夙識。或有非常之關係。不然。何吾友驟變爲如是之態度也。

繼思愛兒自去歲相識。至今已閱年餘。覺其平時舉動。每忽忽如有所失。默不多語。意謂此其常態。未足措意。抑或思念本鄉。亦未可知。蓋女士有弟。卽彼雄健之阿敦。自與愛兒相友後。情愛日濃。沸度日高。類含苞之嫩蕊。靜候日光。卽可怒放爲花朵也。故女士與其弟。竭盡能力。以結愛友之歡心。欲絕其思鄉之念。姊弟二人。自以爲山九仞。祇虧一簣。不意今日。忽來此意外障礙。恍似愛兒之真情頓露。

殊出所料。不覺煩悶之至。以爲吾以極誠之意待愛兒。而愛兒終不肯一宣其隱祕。果何故耶。轉思煩惱何益。不如留意其舉動。乘隙探其隱祕爲是。

正百念叢生。其弟已從後踵至。以鞭相授。阿皮奈旣得鞭。轉視愛兒。見其目定神呆。知其鄉思已深。乃輕語其弟曰。彼受驚失次。須略靜神。汝其勿向之攪擾。阿敦勉從姊命。縱馬直前。不復相攪。愛兒轉其眸子。向阿皮奈一視。作極誠懇感謝之狀。

阿皮奈女士斯際與愛兒並轡而行。以右手緊握愛兒玉腕。徐問曰。頃間何以驟驚至是。請以語我。聲柔而婉。愛兒欲言又止。旣乃答曰。吾親愛之摯友。何體貼人情。一至於此乎。乃轉其天藍之眸子。似欲竭力一笑。以慰其友者。久之。又續曰。余之神經。今尙棼亂。因頃間驟遭震撼也。阿皮奈自思曰。渠又欲作遁詞矣。然余決不令遁。乃應之曰。然則頃間援汝之人。當係熟友也。愛兒曰。余固識之。

奈曰。旣係熟人。何見之而震愕失次。復熱淚連綴如串珠也。彼少年無故超乘驚

汝可惡之極。渠究係何等人。請以語我。奈言時竭力忍笑。僞爲鄭重出之。

愛兒不答。奈復曰。此事奚祕爲。請速以語我。愛兒曰。彼乃德意志人也。苟余眼光不錯亂。則彼爲余幼時之好友。彼冠時。余尙垂髫。余與彼比鄰。其人之父。最愛余。又兼爲余之監護人。奈曰。是卽汝所以畏之耶。

愛兒曰。其父係德意志男爵。曰阿溪。余在阿溪男爵處。寄居十年。其子喬治。不時出外旅行。其父撫育余。不啻慈父母。事無大小。對於余——

奈猝然問曰。其子對汝如何。愛兒紅潮暈頰。囁嚅而答曰。吾二人不常見。並不十分。囁愛——其時喬治已儼然成人。余方在垂髫。余苟不誤。則其人今已三十二三矣。阿皮奈笑曰。汝二人幾類不相識者矣。然則今日何爲一見而震愕乎。彼俠士雖云三十餘歲。以余觀之。其俊麗軒昂。絕類時下少年。且旣擠汝於險。而又拯汝於危。余從未見因人之相拯。而反驚愕失次至是。余弟正深入情濤中。忽來此意外障礙。宜其忿恨而不可遏也。

阿皮奈且聆且語。且以銳敏之眼光。注射於契友之面。一似洞燭其隱。愛兒又囁囁而言曰。君誤矣。

阿皮奈曰。汝何以妄言欺余。而不肯傾吐其隱。請速以實言相告可乎。愛兒微怒。兩頰暈似朝霞。徐作極細之聲曰。汝言何謬耶。蓋余與喬治。幾類不相識之人。安有所謂情之一字乎。

奈聞此言。眸子爍爍然。頓悟男爵來援時。愛兒以兩目注射男爵。似含有無限深情。當時已爲所覺。故已窺其底蘊。於是仍佯問曰。何爲汝深情傾注於彼。而彼反不鍾情於汝耶。愛兒面色大赭。一似欲有所陳。而又自忍者。此際阿敦。不能更耐。已策馬而至。阿皮奈無從再探。

愛兒於阿敦此舉。頗爲欣悅。蓋素知其性甚劇烈。覺此次爲己。力自束縛就範。殊爲可感。乃曰。謝君以青眼相加。阿敦聞之。鬱怒之氣。頓時消釋。二人歡然如初。奈見此狀態。自語曰。可惱可惱。媚兒——奈既無從再探。祇得策馬而奔。於是二人亦

接踵而至。均入此羣騎中。

有逢納拂爾伯爵者。法蘭西純袴之老領袖也。見三人至。顧謂其友巴爾路曰。此二女士不與我輩偕行。在後停頓如是之久。其中或有別情也。

逢伯爵雖年踰花甲。時下少年之習。仍然未改。對於阿皮奈女士。愛戀若狂。自謂風采未衰。尙足引動女郎之心目。時而露齒巧笑。醜態備作。真可令人噴飯。旣又引其馬近阿皮奈女士曰。女士乎。何事祕密而須避人也。奈笑答曰。伯爵瀟灑豪爽。令吾輩心醉。吾等無所謂祕密也。阿敦乘機策馬。接近愛兒。以其狂熱如火之眼。注視愛兒之面。強自遏其暴性。作一種柔婉之狀而問曰。密司。果何事。余見汝不舒。心滋憂悶。然又無術爲君解釋也。言時。不覺以雙目接近愛之秋波。愛兒一若不聞不見。於是阿敦乃大怒。面色紫漲。暴性不能復忍。忿然曰。余曾開罪於君乎。斯際已近賽馬場。愛兒聞阿敦語。急掩飾曰。汝言亦太不類矣。君旣知余不舒。不當以暴語相加也。於是指場外諸馬。謂阿敦曰。君老於巴黎。請將此類名駿。究

屬何人所有。盡以語我可乎。阿敦欲取悅於女友。急柔聲答曰。密司眼力誠佳。此皆歐土之上產。彼御青氈之鐵棕色名駿。係伯利恩特伯爵坐騎。去秋以八萬法郎得之。彼棕色及巴皮者。亦皆一時之名馬。汝欲一賭勝負乎。愛兒慨曰。固所願也。汝意擬質幾何。

阿敦展視跑馬賭例。答曰。巴皮馬質一可得五。余意爲汝質十金幣。汝尙欲加增否。愛兒強作歡笑而答之曰。十枚足矣。余自覺必勝。卽以此十拿破崙質之可耳。阿敦笑書賭約於簿上。

逢伯爵從傍插言曰。密司。余欲爲汝效綿薄。不虞此君已捷足先得矣。愛兒不覺微量。阿敦怒曰。余殊不欲與此輩紈袴相問答也。斯際。人亦漸集。龍巴賽馬場。國旗高舉。飄揚空際。西因河貫其前。夾岸。則花木叢生。修整不亂。河水澄碧。光明若鏡。迎面有山。蔚然矗立。上築堡壘。卽法蘭西著名之萬留英山也。久之。漸近掣旗之風車前。一帶細草。淺碧平鋪。軟綿如茵。相距百步外。爲停車場。有多數車馬及

僕人相集於彼。

一般名閨淑媛。至此皆易馬而車。至男子。則或跨馬或徒步繞道而達賽馬場。惟伯爵逢納拂爾。曾爲婦女輩獲得特別之允准。許乘車而入。是以婦女輩極感伯爵之盛意。且止車處。距皇室坐次極近。非特可以縱覽一切。而已之態度。亦能令人注意也。阿皮奈所占位置極佳。尤爲眉飛色舞。以全副精神。注視場中。目中所寓。有類幻影之戲片。逢伯爵又從窗隙。遞來遠鏡。俾奈女士得以遠視。於是奈女士以鏡中所得。轉語其友。

阿敦溪弗利斯際踞坐鞍上。立於左近。靜伺愛兒之目光。一種嫉忿之色。不覺表現於外。以全神注視於密友。欲其視線集於己身也。

阿敦斯時殊未知相距較近之坐廂內。另有一衆所注視。不獲接近之女郎。方展其明如秋水之俊目。以相伺察。蓋其時阿敦正游目四矚。欲覓驚眩愛兒之人。久之不可得。遂依愛兒之視線密偵之。終未能得也。

閱者諸君。知喬治在何處。實卽在阿敦左側。方以遠鏡伺察此少年之舉動也。喬治此次驟遇愛兒。甚爲震驚。雖不若女郎之甚。然亦激刺甚深。幾改其常度。故勃然躍馬而前。既見其受驚入險。乃直前援之。惟賦性沉靜。故表面亦極爲鎮定。不欲女士於衆中言謝。遂強抑其震盪之心。疾馳而去。先至賽場。與友人數輩。擇一稍僻之帳簷下。隱於柱後而坐。故得見愛兒與阿皮奈女士之來。及其就坐。並聞阿皮奈輕脆之論調。不時傳入耳鼓。且極清澈也。

第二章

著者必須追叙男爵喬治阿溪氏與愛兒之歷史。庶閱者恍然知二人驟遇。所以各相驚愕失次之故矣。

北德意志有平原沃野。廣袤數百里。適當哈弗爾河流域。河身寬廣。流勢極緩。故波平若鏡。有類巨浸。夾岸林木葱茂。田園牧場。縱橫櫛比。其間有一巨莊。初爲哈拂而主教之業。四圍沃田。可數千畝。居中則巍然壯麗之莊房。爲阿溪氏世居之。